

【有一童子，名神会，襄阳高氏子。年十三，自玉泉来参礼。师曰：知识远来艰辛，还将得本来否？若有本，则合识主，试说看。会曰：以无住为本，见即是主。师曰：这沙弥争合取次语，以拄杖打三下。】

神会幼年时候就学道，他十三岁从玉泉寺到曹溪来参礼。玉泉是神秀道场，可见他以往是亲近神秀大师。这个童子非常聪明。六祖问他：「知识远来艰辛，还将得本来否？若有本，则合识主，试说看。」这些话都是禅宗机锋语。六祖对于来参学的人都相当尊重，连这位小沙弥也不例外，称他作「知识」。「善知识！你从老远很辛苦到我这里来，你还能见得本来面目否？」这个意思是说，根本若是明白，枝叶自然茂盛。「本」就是本有灵明觉知的本性。六祖说：「如果你有本，就应当认识主人」。「主人」就是自己的真性，所谓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」，这才是自己的主人公。六祖叫他试说说看。神会说：「我以无住为本，见就是主。」这些话，实在说并不是神会的见地，他并没有证得，而是随随便便说的，他在秀大师会下听得多，这些话他很会讲。六祖说：「这个沙弥，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说话？」意思就是，神会说话太草率了，取别人的言语来答覆祖师所提的问话。於是，祖师就拿拄杖打他三下，责备他说话不应该取别人的见解做为自己的见解，所说的是「口头禅」，不是自己的见地。

【会乃问曰：和尚坐禅，还见不见？师云：吾打汝是痛不痛？对曰：亦痛亦不痛。师曰：吾亦见亦不见。神会问：如何是亦见亦不见？师云：吾之所见，常见自心过愆，不见他人是非好恶，是以

亦见亦不见。汝言亦痛亦不痛，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木石；若痛，则同凡夫，即起恚恨。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，痛不痛是生灭。汝自性且不见，敢尔戏论。神会礼拜悔谢。】

神会问六祖：「和尚坐禅，你还见不见？」祖师反过来问他：「我打你痛不痛？」神会对曰：「亦痛亦不痛。」这都是禅宗里学的油腔滑调。六祖说：「我亦见亦不见。」神会问：「如何是亦见亦不见？」底下这些话很重要，诸位要特别留意。六祖说：「吾之所见，是常见自己心中的过失，常见自己的过错；我不见，是不见他人是非好恶」。这叫亦见亦不见，这是学道人真正的本分事情。六祖反过来问他：「你说亦痛亦不痛，这话怎么讲法？打你若不痛的话，你与木头石块有什么两样？打你，你还痛，你是凡夫，你就会起瞋恚心。见不见是二边，痛不痛是生灭法。你自性没有觉悟，你敢在我面前戏论、开玩笑！」这个责备很重，神会於是礼拜忏悔，知道自己错了，完全是一副油腔滑调、聪明伶俐的口头禅。实在讲，神会是年纪太轻了，但是从这段文中也能看出，他确实是个聪明伶俐、非常可爱的小沙弥，难怪祖师对他相当器重。

【师又曰：汝若心迷不见，问善知识觅路；汝若心悟，即自见性，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见自心，却来问吾见与不见。吾见自知，岂代汝迷？汝若自见，亦不代吾迷。何不自知自见，乃问吾见与不见？神会再礼百余拜，求谢过愆，服勤给侍，不离左右。】

六祖说：「你若是心迷不见性，就应当问善知识，求一条开悟的道路，这叫参学。你要是心悟了的话，悟了当然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之后就要认真依照见性的方法修行。你现在自己迷惑颠倒，不见自心，你到我这里来，还反问我见与不见。我见性，我自己晓得，岂能代你见性？岂能代你破除迷障？你若是自己明心见性，你也代不了我！」这桩事情，正所谓「父子上山，各自努力」，哪一个

人也帮不上哪一个人的忙，哪一个也代替不了哪一个。六祖说：「你如何不自知自见？」这就是教导他方法。明心见性，这是要自己觉悟，自己去见性，不要去问别人见与不见。问别人见与不见，与自己确实是不相干。

这一番开示，对我们非常有用处。因为我们见到一位善知识，总会问他：「你现在的程度怎么样？你有没有了生死？你有没有断烦恼？你有没有明心见性？」这些话就与神会初见六祖是一样的意思，所问的都是不相干的话，没有意义的话，这些话都叫做戏论，是不应该问的。

【一日，师告众曰：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诸人还识否？神会出曰：是诸佛之本源，神会之佛性。】

有一天，祖师为了勘验大众，提出一个问题来考大众，看看在会的大众有几个功夫成熟了，这一番启示就可以叫那些功夫成熟的人明心见性。六祖说：「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。」这三句，头、尾是两边，名、字是两边，背、面也是两边；说这些皆无，这是两边不立。「诸人还识否？」你们有几个人能认得？神会说：「这是诸佛之本源，是神会之佛性。」这个小孩说得没错。祖师所说确实是指真如本性，大家还没有说出来，这个小沙弥就先把它说出来了。

【师曰：向汝道无名无字，汝便唤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茆盖头，也只成个知解宗徒。】

六祖说：「没有名也没有字，你怎么叫它做本源佛性？」你怎么可以称之为自家的本性、诸佛的本源？本源是名字，佛性也是名字，这就是责备他依然落在痕迹上。真正觉悟的人，一点痕迹都不落。神会的悟性很高，但他还是免不了落在知解上。於是六祖责备他说：「你将来若是有一把茆草盖头，你也不过是成就一个知解宗

徒而已」。「茅草盖头」，就是将来自己有一个立足处，有一个茅篷可住。这句话完全是呵斥责备他的话。但是，禅宗往往以呵斥的话做为印可。所以，看起来是六祖责备，实际上是同意神会的见地没有错误。

【会后入京洛，大弘曹溪顿教。著《显宗记》，行於世。】

神会就是后来的荷泽禅师。六祖过世之后，神会到了京师洛阳，洛阳本来是神秀大师弘法的根据地，他去了之后，大弘曹溪的顿教。他著有《显宗记》，这是一篇非常有名的作品，完全是讲明心见性、向上一著。

【师见诸宗难问，咸起恶心，多聚座下，愍而谓曰：学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，无名可名，名於自性。无二之性，是名实性。於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，言下便须自见。诸人闻说，总皆作礼，请事为师。】

六祖大师经常见到许多人故意找难题来问，免不了都是由於嫉妒瞋恚而来的。这样的人在秀大师会下很多，如果不多，怎么会派张行昌来行刺？大师又何必隐居在猎人队十五年？可见嫉妒障碍、争名夺利在佛门中普遍存在，盛唐的时候是如此，何况今天？觉悟到这个境界，自己修行应避免这些争端。修道之人一定要做到「於人无争，於世无求」，有争的地方我们要避免，有求的地方我们要忍让。总而言之，道心是清净心，我们所修的只是著重在清净心。若是修净土，只著重在一心不乱；一心不乱就是此地讲的明心见性。六祖会下，当然也免不了有这种人。大师对於这些习气很重的人非常怜悯，时常开导劝化他们。下面这一段，可以说是日常开导的纲要，这几句我们要特别牢牢的记住。

『学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』。「道」是平等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，清净、慈悲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，这才是一个学

道人。不但一切恶念我们要断尽，就是一切善念也不应该存在，这才是真正的善。一般的善，是善恶相对的善，相对的善就不善。也许有人问：「恶，我们应当离，若是连善都离了，这个世界还成什么世界？」他不晓得这个道理，执著在字面上。殊不知，离开善恶的善，自性中的真善、本来的善就现前。所以，佛法讲慈悲，叫「无缘大慈」，缘是条件，无缘是没条件的，慈就是慈爱、仁爱；「同体大悲」，一切万物与我同一个理体，真正能做到别人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别人，自己与别人分不开，是一不是二，这才是真善。所以，祖师在此教导我们，善恶两边都要离开，这才能开悟，心才能到清净，才能到一心。

这个时候，不但善念、恶念的念要离掉，名相也要离掉。『无名可名，名於自性』。老子说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」这些名相都不是真实的，是假名安立。在佛法讲，这些是属于遍计所执性；遍计所执性完全是虚妄的，决定不是真实的。我们要记住，名是假名，不要执著在名相中，生许多无谓的烦恼，更不应该在这些假名中起一切纠纷，这就迷惑得太深、太重了。『无二之性，是名实性』。无二是不二，实性就是实相。《证道歌》云：「实相即一切众生本有灵觉真心。」真心，无量劫来一直到今天，本来就清净、本来就圆满、本来就具足。如同六祖听五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「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悟后所说的几句话一样，自性一切具足，一点也没有欠缺。这才叫真正的开悟、真正的自觉，平等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才能现前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平等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不能现前，就是我们不能舍善恶之念，不能舍这些假名、假相；果然能舍，就见性了。於实性上，这才能建立一切教门，教化一切众生。所以说，言下就要见性。大众听了这些话，都非常感激老师。